

自行车机械师: 1分钟换1个轮胎

省青少年自行车锦标赛场地赛现场

昨日,省青少年自行车锦标赛场地赛在洛结束。洛阳代表队以6枚金牌获团体总分第一名,新乡、焦作代表队分别以4枚和3枚金牌位列第二、第三。

在比赛中,除了运动员的精彩表演外,一群修赛车的人引起不少人关注,他们或在赛前调试赛车,或在比赛中排除故障,举手投足非常专业。他们是自行车赛车机械师。

赛车如同运动员的“宝马”

1996年,王彦文接任我市自行车队教练,同时兼任机械师。

目前在我国自行车运动中,只有国家队和省队配备有专门的机械师,基层自行车运动管理单位机械师多由教练或助理教练兼任。

“自行车赛车分场地赛和公路赛车两种。”王彦文说,两种赛车相比,公路赛车多了刹车和变速系统,其他构造大致相同。

与普通自行车相比,自行车赛车重量在3.5公斤至6公斤,时速普遍在50公里以上,个别部件采用碳纤维等质量轻、密度大的材料,也有全碳纤维材质赛车。

“我们用的赛车单价不足2万元,省队的赛车单价超过15万元。一个比赛用轮胎价值1000多元。”王彦文说,队里的30多个比赛用轮胎都是宝,平时舍不得用,只有比赛时才用。

“决定胜负的关键是速度,除了运动员的体能和技术外,赛车的车况非常重要。”王彦文说,车胎方面,自行车赛车的轮胎胎压是普通轿车胎压的4倍;车型方面,场地用赛车分带辅助架和不带辅助架两种,公路赛车的变速系统分手动和自动两种。因此,一辆性能高且可靠的赛车,对自行车运动员而言如同一匹“宝马”。



王彦文安装轮胎

洛阳机械师的小发明

王彦文以前是自行车运动员,在省队时除了训练,还要跟专业机械师学习赛车养护、调试、维修等技能。

“我的技术更多靠平时积累。”王彦文说,对运动员而言,玩车得先了解车;对机械师而言不仅要了解车,还要懂车。

在本次比赛前,王彦文制造了两个充气装置并投入使用,该装置将轮胎充气时间从3分钟左右缩短至30秒以内,大大节省了车手的比赛时间。

“为保护比赛用胎,平时只保留一半胎压,赛前充气是必须的。”王彦文说,业内没有专用装置,他们以前充气全靠气筒,一个月用坏一个很正常,也曾找过其他充气装置,但压力达不到,因此才琢磨着自己研发。

“利用电能驱动空气压缩机,用导管连接轮胎和压缩机实现充气。”王彦文说,两个充气装置中,一个用的是空调压缩机,一个是冰箱压缩机,对此发明他感到欣慰。在他看来,自行车比赛虽与汽车赛车比赛有所区别,但同样富有速度和激情。

本报记者 马毓攀 刘冰 通讯员 刘杰 文/图

机械师的工作精密度极高

在自行车比赛前,未通过检录的赛车不能作为比赛用车,机械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检录前完成调试等工作,保证运动员顺利参赛,同时尽可能降低机械故障带来的伤害。

按照竞赛规则,运动员出发后未跑完一半赛程,如果遇到机械故障,可修理后重新出发,不过,这对机械师的技能是个考验。

王彦文说,赛车出现故障后,最快的排除方法是更换配件,比如轮胎,他更换一个耗时约1分钟,而顶

尖的机械师所需时间比他短一半。

“赛车毕竟是机械,再细致入微地检查和调试也不能完全避免故障出现。”王彦文说,受运动员爆发力影响,赛车启动瞬间是机械故障的高发期,车把、车链断裂等故障时有发生。

虽然使用的工具单一,但机械师的工作要求精密度很高。例如,自行车公路赛车的变速系统,其精密度极高,要靠润滑油润滑联动部件才能使赛车性能稳定,如果在更换过程中有油污残留,就容易使赛车出现故障。



队员用王彦文研制的充气装置给赛车充气

文娱速览

第22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 明星没有出场费

第22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昨日开幕。在新闻发布会上,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副主席、电影节组委会主任康健民表示,本届“金鸡百花”将本着“节俭办节”的原则,对电影节部分活动进行“瘦身”。

在早前公布的提名名单中,冯小刚的《一九四二》以8项提名领跑,而本年度“华语电影票房王”《人再囧途之泰囧》在名单上不见踪影。据组委会透露,《人再囧途之泰囧》根本没就报名。

至于明星的出场费,康健民澄清道:“我们是公益活动,明星出席没有出场费。”至于“双黄蛋”的问题,康健民则笑言“今年肯定不会出现”。

(据《广州日报》)



中老年朋友秀舞技

昨日,2013河南省老年舞蹈大赛洛阳选拔赛开赛,全市35支舞蹈队400多名中老年人展示了自编自演的舞蹈。在选拔赛中,年龄最小的参赛者45岁,最大的为70岁。

市老龄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将从参赛的35个节目中,选出10个优秀节目参加由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老龄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3河南省老年舞蹈大赛,展现洛阳老年人的风采。

文晓芳 林梦真 摄



读家

书人书事

胡适与周作人的“诗生活”

书林撷英

《失忆》 散发深刻的思想光芒

阎连科



胡适



周作人

胡适与周作人的交谊,始于五四运动,两人诗文往来,留下许多诗篇,“诗生活”可谓鲜活生动,至今读来还意趣盎然。

1917年年初,在家乡绍兴教书的周作人,从其兄鲁迅寄来的《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等文,对其中“今日当以白话文为正宗”的主张大为赞许。4月,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职。9月,胡适应聘进北大,在一个偶然场合与周作人初遇,其时周33岁,胡26岁。此后,两人同为文科教授,但这一年,只是两人相遇、相识的开端,真正的友谊始于1919年。

“小河”里的乡愁

1919年年初,在有关妇女、儿童问题的讨论中,胡、周两人就“贞操问题”“老子与儿子”等敏感话题发表新论,一时惊世骇俗。与此同时,胡适还热衷“诗体解放”,尝试创作白话新诗,虽应者寥寥,却笃志独行。周作人对此大为感佩,尽管自知非诗人者流,竟也陆续发表数十首新诗,投身于胡适所倡行的白话诗“实验”之中。其间,胡对周的长诗《小

河》尤为赞赏,赞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认为全诗观点细密,思想深沉凝练,其诗意境旨不是旧体词调表达得出来的。胡适将其刊于《新青年》1919年二月号卷首,以示赞赏与倡导。

这首长诗,如今看起来,着实算不得周作人的杰作,比之其杂文、小品文上的成就而言,逊色不少。全诗充斥着新文化运动前夕几乎所有文学青年都曾有的“乡愁”情怀,并无十分卓越的思想特色与新诗技法。胡适之所以对其赞赏,无非是出于一种惺惺相惜似的“英雄所见略同”,无非是对一贯沉稳低调的周作人能对白话诗有如此的积极回应感到鼓舞。

指错处差点交恶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是新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尝试集》中充满了种种新旧文化的冲突与矛盾,展示出了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并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该书一经出版,争议不断,毁誉参半。

当时,胡、周二人的交谊还在继续,只是关于白话诗歌之间的酬唱往还告一段落。二人都约而同地转向了学术研究。当然,胡适的“文学健将”气质仍在蔓延,二人原本以诗示好的交谊,差一点成了交恶。

原来,在1925年秋,胡适在武昌发表演说,对《诗经》中一些诗句作了大胆的新解释。周作人旋即于《晨报副刊》撰文,不客气地指出胡的错处,语气苛严,大有批判之意。

胡适也自知白话诗闹腾之后,再来新解《诗经》也实在有些力不从心,返归书斋重新定位研究方向,也就罢了。胡、周二并未因此再来一场“论战”,交情还在,交谊似乎还可以继续。

以诗为信相互问候

到了20世纪30年代,胡、周二人在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上实际已经分道扬镳,道不同不相与谋。只是同在北大共事,加之昔日交情还不至于破裂,交往还是有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名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7月8日,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离开北平,随后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当年9月至12月去了美国,做非正式的外交工作。

1938年8月4日,胡适在伦敦作八行诗《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希望周作人即刻离开北平,不要同流合污做了汉奸。因为怕日本人审查,胡适用了“藏晖”的名字,这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留学美国日记时所用的“代号”。

在北平的周作人接到胡适信后,作了一首白话诗答“藏晖”,并附写了信札,直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或许是为了躲过日军的审查,他请使馆转交“胡安

定”先生。“胡安定”是胡适曾用过的别号,知道的人极少,但若胡适本人在使馆中,就一定收到这封信。

在这首诗中,周作人说:“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在信札中,他一一道出了苦衷。

信扔空箱过一年

1939年元旦,“抗日锄奸团”的刺杀行动使周作人险些丧命。1月12日,周作人接受汪伪势力控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聘书,这是所谓其“伪职”生涯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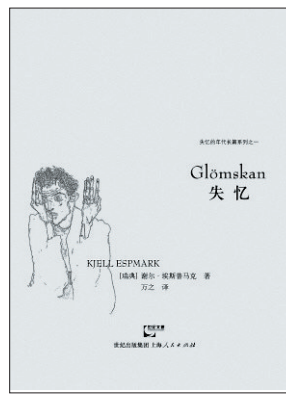
1月14日,他又写了一首打油诗: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

可以看到,周作人此刻茶酒通吃,既陶醉亦清醒,俨然已经参透世内尘外诸事。于是,他又将这首颇能体现身心强健的打油诗,和他遇刺后硬硬朗朗地站在八道湾居所前拍摄的照片,一并寄给了胡适。

这封信仍然是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但周作人的这封信有两首诗和照片的信件,与先前的写有《苦住庵吟》的那封信寄到华盛顿中国使馆后,因为谁也不认识这位“胡安定”,都先后被丢在一边,无从投递。直到1939年12月13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之后,再次回到华盛顿大使馆,才收到,并作诗: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这首诗后来辗转寄到了周作人手中,搁在周氏旧篋中,恍恍20余年过去。直到香港友人鲍耀明提及胡适逝世,他才又将这一页小诗清理出来,睹物思人一番之后,索性又转赠给了鲍氏。

(据《中华读书报》)



《失忆》
谢尔·埃斯普马克 著
万之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那都是一切都是游移的、模糊的、无可定夺的。

一个人内心的思绪与情绪,沿着“我要寻找我”的道路——有方向地来,有方向地去,结果却是我又找不到“我”了。这构成了《失忆》这部长篇作品全部的叙述和写作创造的径道。这样只在写作中叙述人的心情、心意、心境、心灵的思绪小说,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写作的自杀与冒险。但是,《失忆》那么轻松地完成了这一切。它的意蕴,因为是对“失忆”这一人类共症

的追究和探讨,使得“我在寻找我”这一简单的“线索”,散发出了丰富、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的光芒,从而也让“我在寻找我”不仅呈现着哲学的思考,更呈现着一个作家、知识分子在人类现代社会的境遇中,形成对“人”的追问和考究。

(据《新民晚报》)